

作家频道

从乡村赶年集回来,心里被满满的过年气氛冲击,尤其是在那些红灯笼和红对联儿里走过,心里也痒痒的。这些年在城里过年,春节的传统气氛大大缩减,就连红对联也不再贴,一个大大的福贴代表了一切。

赶年集回家后,把书桌上的花草移开一部分,找出久不使用的笔墨纸砚,裁好了红纸,开始给自己的春节写一些春条儿。自己天生不是书写圣手,从来没敢想过给自己的家书写对联,但是写春条已经是从几年前就开始。最初是在一个乡村大集上看见一个老人写的那些对联和春条非常有特点,买过他的大福贴之后,他便送了我几条春条。回家后,面对春条竟然冲动起来,铺开红纸,倒上香墨,模仿了几个字,倒也有模有样。我就大胆起来,裁了一些小红纸条,开始为我的春节写春条。

春条就是一些小红纸贴,上面的字不拘,哪里都可以贴,什么句子都有。我记得我家以前贴在炕头墙上的有“四季平安”,贴在衣柜上的有“衣服干件”,贴在猪圈上的有“猪大自肥”,还有“金玉满堂”“六畜兴旺”等。贴的最小的春条是“有”贴。那是个特殊的字,好像是一笔写成,我不认识,问过大人才知道,它是“有”。“有”贴到处可贴,甚至柴禾垛上都压一张。这些春条是写对联的时候裁下来的边边角角,也是物尽其用。小小的春条活泼,似到处游动的鱼,把春节的喜庆气氛张贴得无所不至。

我先写了“金篱蔬鲜”张贴到院中那短短の木篱笆上。这篱笆是比较讲究的材质,上了淡淡的黄漆,做得也整齐,赐它“金篱”不为过。篱笆内的菜地我种四季菜蔬,菠菜、油菜、茼蒿、黄瓜、扁豆,凡乡间寻常菜我都种过,并不名贵却生机勃勃,明艳而美好,丰盈着我的餐桌。我

生活风景

每到年关,记忆里的那些旧事犹如野草疯长。往昔的乡情在心底烧起一把火,烤得灵魂发疼,时间越长烧得越旺。那跳动的灶火,那鲜香的饺子,那充满敬畏的祭灶仪式,甚至为数很少的年集,都成为了心中最珍贵的宝藏,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都会在我的梦里闪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年关的集市,无疑是最热闹的,也是最丰富的。腊月二十三大集,十里八村的人都会去集上购置过年的东西,更多的是为晚上的祭灶筹备。

父亲骑着半旧的自行车,载着我和母亲也去赶集。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热热闹闹、人山人海。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卖年货的摊位密密麻麻,红彤彤的对联、色彩鲜艳的年画,还有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和糖果,让人目不暇接,每一样都透着浓浓的年味。父母按照爷爷的要求买了祭灶的“灶木”、糖瓜、香和过年的蜡烛。平时节俭的他们还给我买了糖葫芦。那酸甜的滋味,是小年里最甜蜜的回忆。

腊月二十三祭灶,是北方小年的头等大事。晌午刚过,奶奶便挪着小脚去了小厢屋,我像个小尾巴似的紧跟其后。奶奶分别从面缸里舀出一小瓢白得耀眼的小麦粉,两大瓢黑乎乎的荞麦粉,倒进两个搪瓷面盆。母亲端进屋开始加水 and 面。我紧紧盯着那盆白面,满心期待地问:“娘,这个白面给谁吃?”“给灶王爷吃。”母亲边揉面边随口回答。我有些失

春条荡漾

张金凤



插图
阿占

又写了“六畜兴旺”贴在我的兔笼上,那里有几只我喜爱的獭兔,已经饲养了好几年。

在灰突突的东南墙角一棵榆树下,我贴上了“春消息”。春天总是伴随着东南风来的,东南角墙外有榆树,墙内是一棵芭蕉。尽管芭蕉春夏绿意婆婆,可是冬天这个角落沉寂而暗淡,确实需要小小的春条去唤醒春天。

靠近正屋的篱笆墙外是一丛翠竹,整个冬天它生动着我的半窗美学体验,如今仍旧绿叶葱郁。于是我在它的旁边贴上了“竹报平安”,而且特意查阅了“报”的繁体字写法,因为我记得以前老家的“竹报平安”是繁体。柴火堆是为小木屋的一口大锅偶尔蒸馒头提供燃料的,不如写一张“日日薪”吧。

院子中的小木屋有门有窗,一个大福字之外,门顶横木上,我用了“吉星高照”。“抬头见喜”张贴在我书桌桌前的墙壁上。我低头书写、涂鸦,一抬头就是这小小的燃烧的火焰,多么美。

报箱是我搬到新居之后安上的,已

经有几年了,上面的绿色油漆也有一些暗淡。我写了“飞鸿报喜”贴在报箱的入口上方。这个报箱不仅接纳我订的报纸,还经常来我发表作品的报刊和稿费汇款单,所以“飞鸿报喜”最适合它。

兴之所至,写的东西就多起来。我也为家里的花盆、米缸写小小的春条。每年都会养一盆水仙。那些绿色荡漾着比春波还要美的潮,水仙花冰清玉洁,到年根的时候开放。我给它写了一个春条叫“金盏银台”,这其实是它的别称。在兰花古雅的花盆上,我张贴了“清溢”。这兰花名曰“铁骨素心兰”,我养得开花极为稀罕,就是那瘦长而硬的线条铁骨铮铮的味儿让我喜欢,即使无花也“清溢”。

电脑旁边也放了一个春条。电脑是我的战场,我在这里攻城略地,在这里呼风唤雨,靠的是辛勤也是灵感。我记得有一种热带的花叫地涌金莲,花开极美。我希望自己也妙语如珠、口吐莲花,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文章,所以我在电脑旁边写的是“涌金莲”。

刘炳美

灶火流年

望,又跑去问奶奶,奶奶说:“白面饺子,夜里要辞灶的,小孩子不能吃。”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那盆白面,暗自咽下口水。

两盆面和好了一盆洁白细腻,宛如一位白白净净的公主;一盆黑乎乎的,像极了灰头土脸的泥娃娃。

很快,二十来个“白饺子”包好了,摆在圆盖垫上,像一个个洁白的弯月,像一个个钩子,挠出我的馋虫。那一片“黑饺子”在长盖垫上,像一排排乌漆墨黑的煤块,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不易。

晚饭时分,只有“黑饺子”上了饭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虽然吃的是“黑饺子”,但包了肉馅,也是十分的美味。可我还是惦记那些月亮一样的“白饺子”。

等家中的鸡鸭鹅都已归巢,夜幕渐渐降临,爷爷便开始了祭灶的准备工作。爷爷将一摞厚厚的烧纸平放在饭桌上,仔细地对齐、展平,随后拿起纸捣子,配合着木头门问,有节奏地在最上面的纸上敲打出一排排整齐的铜钱印,那是为灶王爷准备的盘缠,承载着全家的敬意与期许。接着,爷爷将灶台擦拭得一尘不染,在灶王爷像前摆好香炉,插上香,再把精心准备的点心、水果等供品一一摆放整齐,整个过程庄重而肃穆。

当家中那架老挂钟“当当当……”敲响九下,爷爷便在灶下生起火来。刹那间,橘红色的火苗猛地蹿起,欢快地跳跃着,尽情地舔舐着锅底。火光摇曳,映红了爷爷饱

经风霜的脸庞,宛如一幅古老而庄重的画。

锅里的水渐渐沸腾,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这时,爷爷催促大家去睡觉,特别叮嘱我:“好好睡,别出声啊!”我们纷纷回屋,而爷爷却依然在灶房忙碌。我和奶奶睡在紧挨灶台的西间,爷爷弄出的声响搅得我心焦,怎么也睡不着。等奶奶的鼾声轻轻响起,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偷偷翻身下炕,小心翼翼地趴在门缝向外张望。热气蒸腾中,饺子的香气扑鼻而来,馋虫再次被勾出。只见爷爷将煮好的“白饺子”放到供桌上,摆好筷子。不一会儿,院门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那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爷爷放完鞭炮,回到屋里,夹起两个“白饺子”,每一个都咬了一点饺子边,对着灶王像轻声说道:“灶王爷,俺家里都能吃上白饺子了。”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跟“灶王爷”说谎。望着那白白胖胖的饺子,真想冲出去,跟“灶王爷”揭穿爷爷。但又不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馋虫又开始在肚子里来回翻腾。

第二天清晨,奶奶将剩余的“白饺子”分给大家。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塞进嘴里,腮帮子被撑得鼓鼓的,几乎无法咀嚼。这白饺子,鲜香绵滑,是我童年里最期盼、最美味的食物。

如今,我身处在这热闹繁华的城市,再也寻不见往昔乡村小时那扑面而来、直抵人心的烟火气,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白饺子”。

拥抱崭新的一年

那俊武

当新年的钟声在心中涌荡
当春风轻拂喜悦的面庞
大地的年轮在阳光下生长
昨日的烟尘已然逝去
岁月的脚步轻盈如歌
空气中昂扬起崭新的希望

当故乡的呼唤穿越山水
当思念在心中化作归途
一扇扇门窗逸散出甘甜的祝福
一盏盏灯火照亮回家的路
城市停息喧嚷
将温暖传递到亲人身旁

除夕的热流随着真情上升
汇聚成七彩焰火光耀人间
欢笑在夜空中悠扬流转
星光辉映着美好的祝愿
孩子们如春天的嫩枝般欢腾
游子把家的味道在枕边叠放

一轮新日承载着无限光明
晨曦初现照亮前行的路径
新年的第一个清晨
我在心中许下心愿
愿你我今日与往昔的幻梦成真
愿这世界从此四海一家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



诗坛新作

家

孙海鹏

我与妹妹
飞越一万里
又一次重逢
我与妹妹
跨越五十年
再一次合影
有一种情感
横亘时空烟云
叫做“血比水浓”
万水千山
挡不住血脉之情
只要爹娘还在
家就在
小城万家灯火中
闪着几多温情
有一盏属于老孙家
那是照亮我俩回家的灯
你在天涯,我在咫尺
不论春夏,还是秋冬
小城有家有爱
有爸爸的慈祥
妈妈的叮咛
走得再远
总有望乡的归程
年纪越大
更感“月是故乡明”
家,就像一尾风筝
有一根始终牵挂的绳
家,好似那轮明月
永远照在兄妹的心中